



上海街情话

《上海街情话》是在香港演绎的上海人的故事，时空、地点和时代背景的转移，人情仍是浓浓，依然故我。故事的悲欢离合隐喻沪港双城剪不断、相融相彰的渊源，双城小市民的俗众生相，跃然纸上。

程乃珊◎著

学林出版社

程乃珊 著

上海街

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街情话/程乃珊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07. 12
ISBN 978-7-80730-475-3

I. 上… II. 程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82301号

上海街情话



作 者——程乃珊
责任编辑——许钧伟
封面设计——上海佰德菲逊广告有限公司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学林出版社 (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3楼)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学林图书发行部 (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1楼)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印 刷——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——787×1092 1/16

印 张——9

字 数——10万

版 次——2007年12月第1版
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——7000册

书 号——ISBN 978-7-80730-475-3/I. 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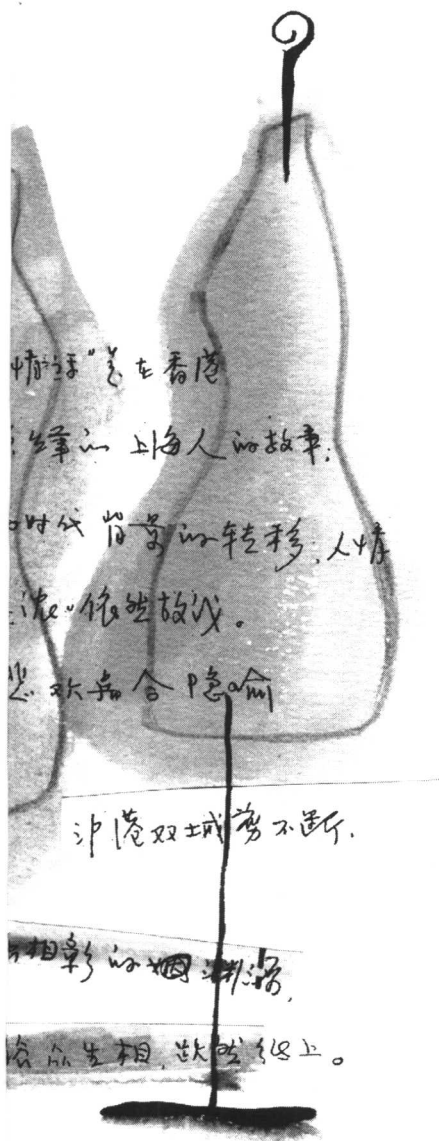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——22.00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)



程乃珊

1946年生，浙江桐乡人。1965年上海教育学院英语专科毕业。任中学教师20年之久。1979年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处女作《妈妈教唱的歌》，1982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主要代表作有《蓝屋》、《穷街》、《女儿经》、《金融家》等。1991年开始穿梭于沪港两地，涉足传媒和纪实写作，着重关注沪港两地文化、经济、民生的差异和缘源，代表作有《双城之恋》、《老香港》、《上海街情话》、《上海Fashion》等。近年关注老上海文化的研究和纪实，先后出版了《上海探戈》、《上海Lady》、《海上萨克斯风》等上海系列纪实散文集。现为上海作协理事、上海文学基金会理事。



情话”是在香港

写的上海人的故事。

时代节奏的转移，人情
浓，依然故我。

2. 欢喜合隐喻

沪港双城势不断。

相爱的姻缘路，

合众生相，默然结上。

沪港双城，情话绵绵

代序

《上海街情话》写在2000年，算是一篇老作了。发表在香港一本同仁自办的文学杂志上，后来因为经费无着落，这本杂志好像也消失了。出于对文学的尊重和虔诚，虽然是一本无名杂志，要求又苛刻，限于篇幅，小说字数不能超过2万，也难怪，成天忙碌的香港人哪有闲情来读你的长篇大作！我还是认真地将文字浓缩成现在的短篇。恰巧那时，从前上海我祖母和妈妈都相熟的，追随他多年的上海旗袍师傅小毛师傅从加拿大回港小住，约了我一起吃饭。小毛师傅1959年去香港，在香港上海人圈中红得发紫，甚至在九龙的香港酒店大堂租下两间店面，可见财力有多厚、上世纪8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。他与我讲了许多老话老事……所以，就有了这篇《上海街情话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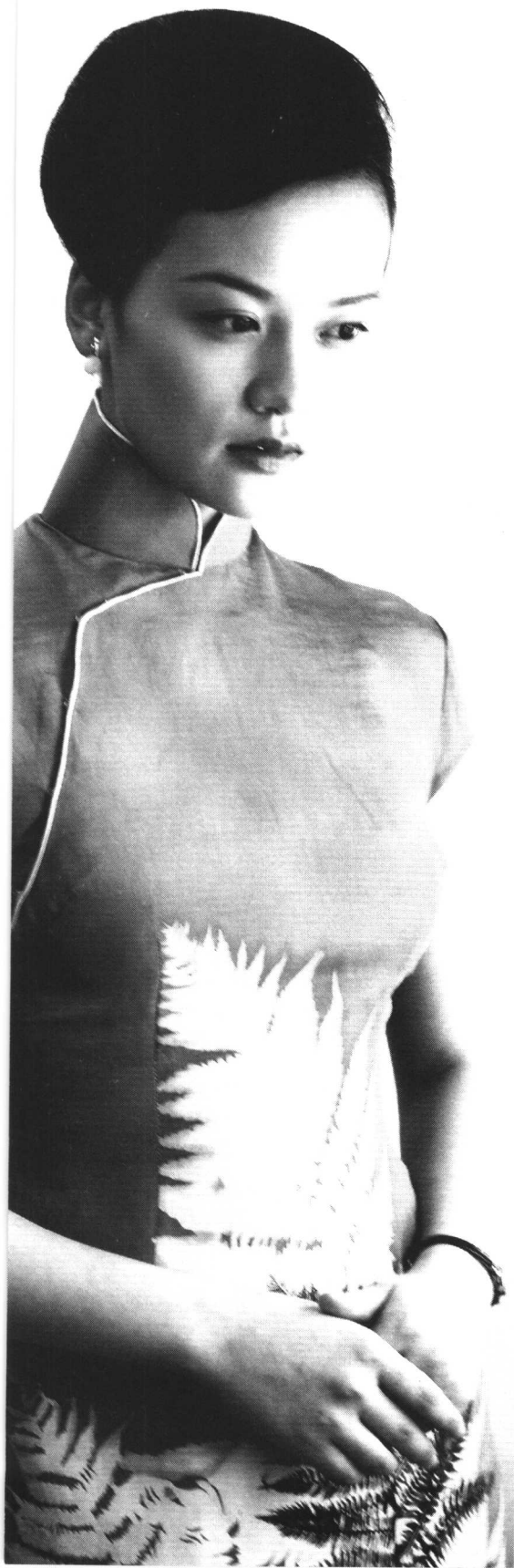
说真的，我一直觉得沪港双城姻缘深远，绝对是一对情侣而不是什么兄弟姊妹情。百多年来，沪港双城历经沧桑，离离合合却心心相印，并结晶出新的生命——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，引领着全国的生活时尚。

写《上海街情话》，原意不是仅着眼于小裁缝小毛对阿英的一往情深，只是想表示沪港双城历经乱世，欲理还乱却是欲罢不能的情缘。

香港导演关锦鹏偶尔读了这篇小说，买去了电视和电影的改编权，所以有了三十集电视剧《一世情缘》，在沪初播颇受欢迎，读者纷纷查问何处能看到原著小说，在学林出版社的支持下，《上海街情话》正式结集出版。

原作只有2万字不到，故而另外收进几篇非虚构小说在集子内，主题都为“守”，在物欲横流，盛行即用即弃，不求天长地久，只欲曾经拥有的今天，一个“守”字，尤显可贵。

希望读者能喜欢这本小集，在这里，向我的责任编辑许钧伟女士的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；向本书的平面设计单位，上海佰德菲逊广告有限公司表示感谢；再向LUI GI CHOW先生和费定邦先生为本书提供部分珍贵的照片表示感谢。



目录



沪港双城，情话绵绵（代序）

1 上海街情话

21 玫瑰人生

37 宝庆路3号

53 太平花园金兰十姊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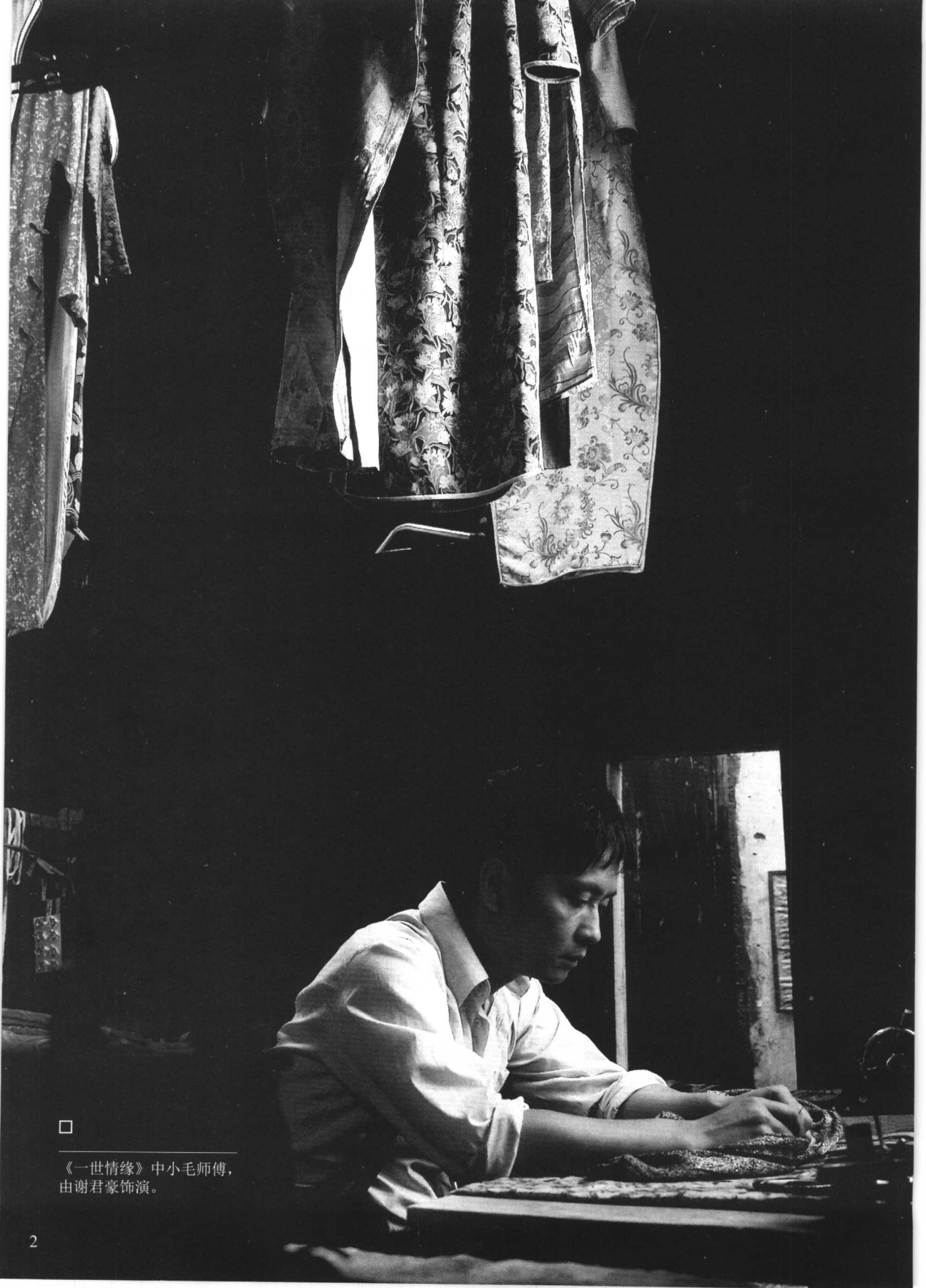
83 绿屋情缘

101 百年婚纱

115 百年时尚

上海街情话





□

《一世情缘》中小毛师傅，
由谢君豪饰演。

九龙旺角的上海街，徒有个“上海”的虚名，但见两边人行道上，水果档夹着廉价时装店，茶餐厅傍着香烛锡箔店，杂乱喧嚣，令众多有心想来寻觅上海昔日风华的游客高兴而来，扫兴而归。

其实不然，华灯初上之时的上海街，暧昧迷蒙的霓虹灯光下，映着下班的人流车流，互相纠缠着，人声鼎沸地在十字街头滔滔流过，自有一番红尘火浪之景，生生猛猛的，与那七点一过虽然灯火通明，却已是水静鸟飞的中环大马路相比，此时的上海街，确实十分上海，很有点如孤岛时期的租界地的二流马路；如同孚路（今石门二路）北四川路；市井艳俗，至少在小毛师傅看入眼中，是有这番感受的。

叫是叫小毛师傅，其实也七十好几了。当初搬入这里——上海街兴发楼时倒是“的的刮刮”的小毛师傅。

那时兴发楼刚刚造好，镂花钢窗五彩地砖，一梯两户，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九龙区，也算体体面面的中产一族的住房；就是到60年代也算OK的，那时正好霍英东首创“分层出售，分期付款”的供楼法开始普遍采用，小毛预付百分之十，购了一个铺面和二楼一个单位。

讲到地段，还是差一点，但小毛师傅当年看中这里，也就是因为这条路名为“上海街”。

小毛师傅在上海街也是发过的：60年代的他，还是三十几四十不到，一套西装穿上身走在街上微微腆起肚子，蛮有点老板相。小毛师傅浦东人，老家专出红帮裁缝，他9岁就开始跟师傅学生意，师傅是赫赫有名的金鸿翔的师兄，后来金鸿翔发达了开了“鸿翔时装公司”，师傅就帮他做大师傅。

师傅有一手绝招：做旗袍腰身不靠打折裱，而全靠手指的软硬功夫在衣料上扯出来，这手绝活也只有小毛师傅得到真传。就是凭这手绝招，小毛师傅16岁年纪轻轻，已在静安寺路上那专做女洋装的“绿屋夫人时装沙龙”做当家小生啦。话说回来，在小毛师傅这年代，16岁已很知生活的艰

□ | 纪雯, 孙俪饰演。



难，不像现在16岁还是翻漫画书打游戏机的大男孩。

16岁时的毛，个头瘦小——长发头时日日几根萝卜干下饭不够营养——相貌平平，却已大受女人欢迎：

“小毛师傅，胸口绷得太紧太恶形恶状？”“小毛师傅，脚馒头也露出来了太武腔？”

“小毛师傅，这只玫红太趣点？老天真啦……”

当小毛含着满嘴大头针手拎皮尺在她们高耸的胸前，神秘的胯间，纤巧的足踝间游移时，他简直成了她们的上帝。

旗袍虽然密实，却是最性感的。这种原先宽身大腰的褂子，经过上海师傅吸收了西方时装打裱、收腰、凸显线条等元素，演变成中华第一女装。

说来不信，或者因为小毛年轻轻的已在脂粉堆里打滚，从早到晚埋首在花团锦簇的旗袍堆中。一直以来，小毛对女人的概念，只是一截包着各色料作的各种造型：葫芦型生梨型排门板型……他最喜欢那种老式的可口可乐玻璃瓶，就像一个最完美的女人的身子，裁缝师傅碰到这种女人最开心，随便怎样做出来的旗袍穿在她们身上都有样有型。

阿英就拥有这样一款可口可乐瓶样的身材，也是在小毛客户中少有的一个拥有这样身材的，所以她一向对小毛的工艺不挑剔，什么都是“蛮好蛮好”的。

九七回归热令时装界刮起中国风，香港因此掀起一股旗袍风，中环“上海滩”定做一件旗袍要七千多元港币，发痴一样。连阁麟街这种冒牌上海师傅一件旗袍的开价，也动辄三四千。

有相熟的街坊半真不假地对小毛说：“小毛师傅，现在旗袍又时兴了，你的‘兴发祥’又可咸鱼翻身了。”

五六十年代上海街上的“兴发祥”，可谓上海美女川流不息，也是出了名的。什么“鞭死老鼠”（劳斯莱斯）、奥斯汀等自备车常见泊在他铺口。

小毛的客户，都是五六十年代南下的那批上海时髦女人，她们相约好似的争先恐后来到香港；人来了心还属上海；吃饭要去“上海总会”、“雪园”、“留园”这些上海馆。做头发专拣门口有白蓝红三色灯转的上海师傅开的店，看戏爱听绍兴戏剧评弹，唯独不大愿意上这条“上海街”——与十里洋场上海差太远。

“唷，小毛师傅，你做啥不将铺头开在中环铜锣湾？喏，像那几家上海老店‘茂昌’眼镜店和‘高和’皮鞋店，人家都开在中环德辅道上，去去也便当……”

“哎呀，小毛师傅呀，这条上海街齜齜来，到你这里来试一次样子，我的高跟鞋都像给砂皮纸砂过。”

谁都想将店开到中环铜锣湾，不过小毛师傅学徒出身，省俭惯保守惯，哪舍得花钱啃这块老虎肉？当年是有人想将铜锣湾百德新街一只铺面五万多元卖给他，要是那时咬咬牙要下来，小毛现在发达了。铜锣湾巴掌大一家果汁铺月租，都要几十万呢。

那批上海时髦太太嘴巴上是抱怨着，脚往上海街还是走得好勤的，60年代中生意最旺时，小毛请了五个伙计帮手都来不及呢。

突然的，就像那只外国童话讲的，夜半12点钟一敲，公主不见了，马车变回南瓜，马夫变成老鼠……旧时乘着自备汽车来帮衬小毛的女人们，一下子好像人间蒸发了。如果真的有只水晶鞋留下，就是他那间清冷了几十年的“兴发祥”铺面。

70年代开始，集团性世界名牌成衣大批量洪水样泛滥香港，迷你裙喇叭裤席卷全港。小毛师傅凭一把皮尺一只洋机，如何斗得过他们？就这样，旧客户移民的移民，老的老死的死，年轻一代香港女人除了酒店侍应，没有人再穿旗袍。就是有人特别定做旗袍，也大多是外国太太和城中阔太名太，旗袍被张曼玉炒得再热，也轮不上带旺他小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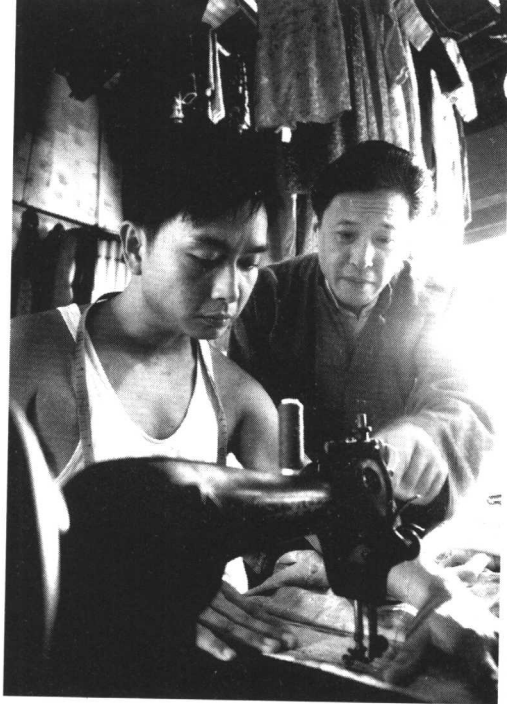
想想有时也蛮心酸的，偶尔在中环北角街头，还会认出几件自己手下的旗袍，那完全是一种感应，远远地他在电车上，穿的人在人行道上，他就会“看”到了。只是穿的人，大多已是蹒跚而行，对衣着已顾不上的老妇，随便在箱底翻几件老货出来将就一下——如他上次见到的旧日报业大王戚大亨的遗孀，就是穿着

□ | 阿英，唐于鸿饰演。



□

电视剧《一世情缘》剧照



不合身的松松垮垮的昔日华服独自隅隅而行，无论是衣还是人，都成这幅会流动画面中一个十分格格不入的镜头。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总感惨不忍睹。

近二十年来生意是没有了，但小毛一早起身仍开了铁门守住他那铺面。有人劝他，不如将这铺面卖了回上海老家，都讲上海现在日子好过，像小毛这样回去再讨个老婆也讨得着——自四十几年前小毛留在上海的老婆与他离婚后，小毛一直独自一个人过。

“守住这只空铺做什么？一只脚已经伸进棺材了。还想守到衣锦还乡？”有人问他。

“衣锦还乡？”在上海人前这四个字，谈也甭谈。“文革”前上海那班有钞票的人，在社会主义上海照样住洋房，吃国际饭店。

依香港人又哪能？算老几？

上海人真有点本事：就是沦陷时期外头和日本人打得你死我活，上海照样灯红酒绿，上海女人仍旧打扮得山清水秀；那种中日飞机在上面格斗，下面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，行人抬头看热闹的场面，全世界也只有上海滩才有。

解放了，上海有铜钿人只要管好自己一张嘴巴不乱讲话，外出换上一套人民装仍然可以过惬惬意意的日脚。你要他们赞你一句衣锦还乡，谈也甭谈。

衣锦还乡。除非是今朝的贝聿铭、董建华，上海人才会眼皮翻一翻呢。讲起贝聿铭，他的贝家九小姐，在上海时就是小毛的老主顾。贝家在南阳路的老宅，那种气派，就是今日李嘉诚看到，怕也要感慨一番呢。

在上海人面前，“衣锦还乡”好难呢。

小毛在香港还赚得动时，回上海都还没有“衣锦还乡”之感，更何况现在“人老珠黄”。

70年代小毛的师傅去世前，他回过一次上海。“绿屋”早变成一家糖果店，他去看望了几个老客户，就是在“文革”中70年代那班上海旧时大亨触霉头时，也仍是一副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架势呢。连那几位旧时师兄师弟，一月拿几十块人民币一家大小缩亭子间的，对他这位“香港人”也不怎么“眼热”。

“我们是国家做老板，保一世。依自己做老板，辛苦啦。手停口停呢。”

这就是上海人。话是这么讲，小毛还真有点为上海人骄傲呢。做人就是要这样：宠辱不惊。

现在的上海人？更不谈啦。说真的，老婆已走路改嫁几十年，他还守什么呢？守待东山再起？不想。

现在都进入新经济时代，度身裁剪都讲究什么立体裁剪，电子量体。再讲旗袍，早已淘汰了。就凭张曼玉一个人，再也掀不起大浪。

守什么呢？小毛伏在抹得一尘不染的柜台上，几十年来第一次显得有点失落。本来，他从来不会如此多愁善感的，搅得小毛心里纷乱之极。

说真的，他还守什么？还守得了多久？

“花样年华”里的梁朝伟对着一只树洞可以讲上一大堆秘密，最后用泥草封住，他陆小毛其实也有一腔闲话要讲，只是何从讲起。

楼上的上海佬亨利下楼饮下午茶去，走过他铺面按例先来一套新闻报告：

“呃，你晓得？那个上海大亨唐滕死了，刚刚电台广播呢。”

50年代上海人来香港做大亨的多的是，从包玉刚到唐翔千，安子介到董浩然，排排年纪也都七老八十，死了也不出奇。

“马上要轮到你我上场啦。”小毛说。

“这个唐滕原来是我圣芳济同学，后来考进杭州笕桥空军学校，参加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……”

亨利是只百搭，但凡上海滩有名有姓的头面人物，他都搭得上关系。听讲他是哈同的过房儿子的儿子，反正死无对证，也无遗产可争，也由得他去吹。

亨利好像也很不如意，50年代做金子生意破了产，一个人从半山豪宅搬到上海街兴发楼，打通一房一厅，开了个授舞班专教社交舞，现今社交舞也与旗袍样已近式微，亨利仍日日戴着BallTie穿着那种宽条纹的老式尖角西装去饮茶跳舞泡女人，听讲自有一批上海老女人吃得他要死呢。

“喂，这阵南西好像长远不见来了。”亨利说。南西就是阿英，小毛不喜欢她外国名，一叫就生分了。噢，阿英回上海去了。算算日子这几天也应出来了，她阿姐娶孙媳妇，她回去吃喜酒了。小毛一想，倒真应打只电话问问阿英回香港了。她回上海前刚来铺里找过他，带来件紫红漳绒旗袍叫小毛换一副纽襟——时间长了，原来的纽襟有点脆了。

“听讲上海又兴穿旗袍，我费事再去做。箱子里翻出这件穿穿，正好一身。就是纽襟有点脆，四十几年啦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七十来岁的阿英穿上这件漳绒旗袍，仍可显出那可口可乐样的美好身材，这就是阿英。

这几十年来，小毛的老客户，那批旧日香港名媛名太，老的老，胖的胖，病的病，瘫的瘫，不变的，惟有阿英那可口可乐瓶样的身材和永远的一尺九寸腰身。

旗袍刚从樟木箱中翻出来，带着浓烈的樟木箱味，很上海的。真的，在小毛，上海的味道，就是樟木箱味。一种古老又富态的气味。

记得四十几年前的一个下午，他照例含着满口大头针忙得满头大汗，冷不丁一个转身，看见阿英捧着一块漳绒站在他跟前。她一声“唷，小毛师傅。”恍如隔世。“听我的女朋友介绍，旺角上海街有个上海师傅做旗袍一流，我就想到不会是你吧。”

上海解放前夕，阿英是约过小毛一起去香港的，她倒不是怕共产党，而是当时与男朋友约好在香港碰头的。她男朋友是飞机师，抗战胜利后的飞机师，其威势不亚于现今的宇航员。男朋友已开着飞机去台湾，约好在香港相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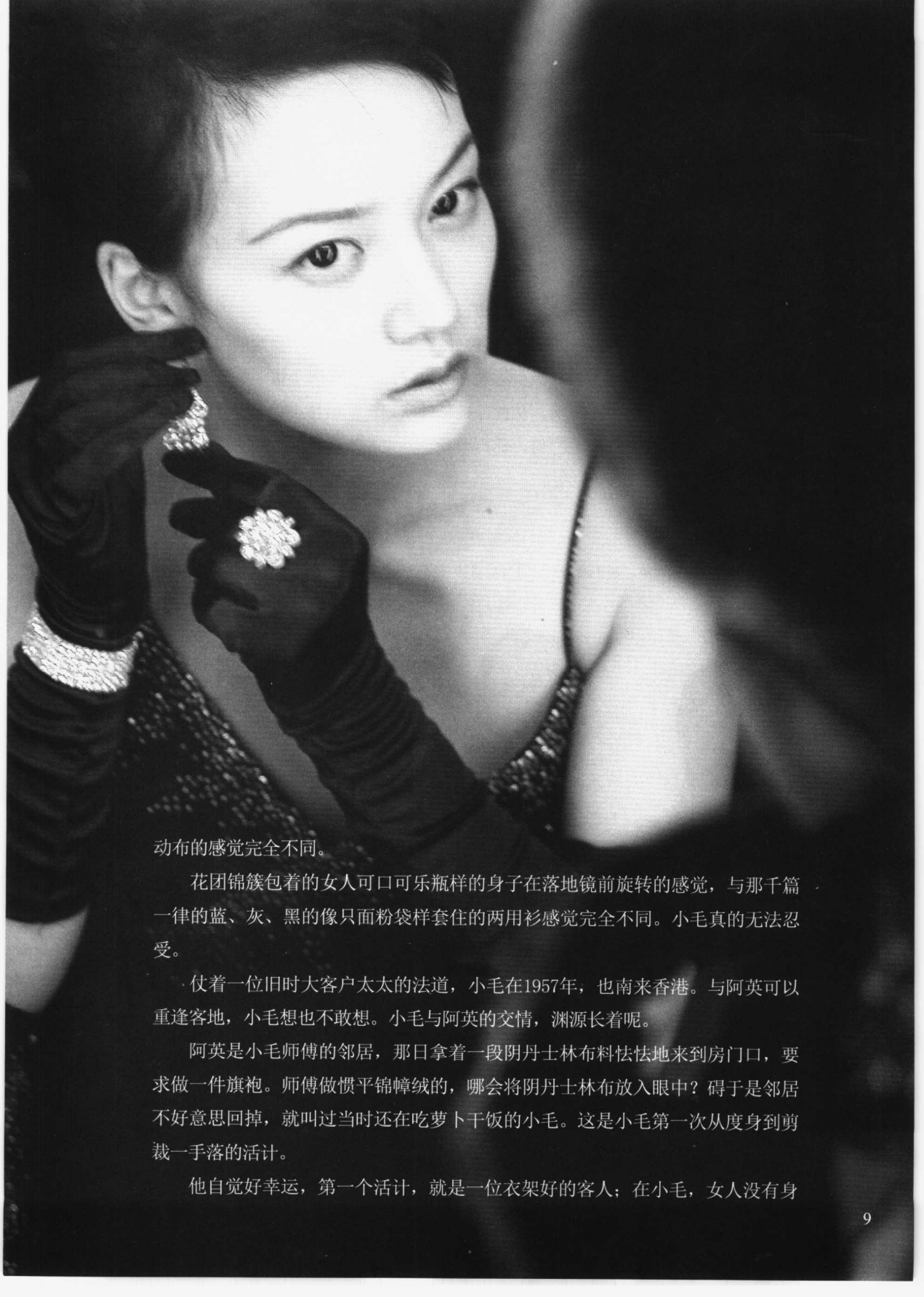
小毛当时裁缝师傅一个，硬碰硬的劳动人民，走什么走？“哎唷小毛师傅，你不走，我衣裳没人做了。”这句话一点也不是吃豆腐，是阿英真心话。

没料到几年后会在香港重逢，当小毛再次用皮尺量阿英的身材时，也同样一种隔世之感。从上海到香港，从做旗袍到人民装两用衫再回到做旗袍，真的是天翻地覆，不变的，仍是阿英的十九寸的腰身。

小毛天生与旗袍有缘，离开了旗袍，或者说，不见了那种可以显示女人可口可乐瓶样玲珑身子的装束，小毛总觉得那只是“做生活”，为糊口而已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

解放了，“绿屋”关了，小毛心疼地看到不少他精心制作的旗袍，被用来改成小孩子的棉袄和只好在家里穿的方领衫。

那种指尖擦过凉飕飕的橡皮缎、南京缎、印度绸的感觉，和木乎乎的蓝卡其劳



动布的感觉完全不同。

花团锦簇包着的女人可口可乐瓶样的身子在落地镜前旋转的感觉，与那千篇一律的蓝、灰、黑的像只面粉袋样套住的两用衫感觉完全不同。小毛真的无法忍受。

仗着一位旧时大客户太太的法道，小毛在1957年，也南来香港。与阿英可以重逢客地，小毛想也不敢想。小毛与阿英的交情，渊源长着呢。

阿英是小毛师傅的邻居，那日拿着一段阴丹士林布料怯怯地来到房门口，要求做一件旗袍。师傅做惯平锦漳绒的，哪会将阴丹士林布放入眼中？碍于是邻居不好意思回掉，就叫过当时还在吃萝卜干饭的小毛。这是小毛第一次从度身到剪裁一手落的活计。

他自觉好幸运，第一个活计，就是一位衣架好的客人；在小毛，女人没有身

材只有衣架。

试样之日，个个赞好，阿英更是顾影自怜，舍不得离开镜，对着小毛横竖致谢。

“你自己衣架好，像只可口可乐瓶，穿什么都不会落样子的。”小毛说。那年他还不满15岁。

阿英赶着做这件阴丹士林旗袍，为的是去应聘永安公司的售货小姐。或许因为这件阴丹士林旗袍带给她一股浓浓的书卷气。她给派在文具柜台，而她的可口可乐瓶样的身材又给她添上风情万斛，吸引无数狂蜂浪蝶，一些无聊小报还特别封她为“钢笔西施”，一时出过点小风头。从此，她每件旗袍，都出自小毛的手。香港重逢后，阿英就盯住他。“小毛师傅，你再搬场，一定要告诉我的。”“你阿英在一日，我就一日不搬。”

□ | 纪雯（孙俪饰）、沈英（唐于鸿饰）、飞行员唐滕（高云翔饰）。

